



接纳有人说,大海是天地最苍茫的边界,翻涌着无尽的未知与怅惘,隐藏着人间的离愁与思念。可当目光越过烟波浩渺的沧海,穿透岁月层层叠叠的迷雾,便会看见;海的尽头从不是荒芜与绝境,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是长风万里的温柔,是跨越山海、跨越血缘、跨越岁月的人间大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温情底色。

海是什么?是江南烟雨里潮湿的别离,是年少岁月里无根的漂泊,是一代人刻在骨血里的迷茫与孤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风,裹挟着刺骨的苦难气息,轻轻掠过温润的江南大地。彼时山河初定,百废待兴,岁月维艰。连绵阴雨浸着青砖黛瓦,河塘水位上涨,田垄间收成微薄,江南水乡处处笼罩在灾荒的阴影之下。飘摇风雨里,无数稚嫩的生命失去了温饱与庇护,沦为流离失所的孤儿。

他们曾在江南水乡长大。小小的布鞋踩过润得发潮的青石板,裤脚偶尔沾起路边浅浅积水。孩童趴在河边石栏,看乌篷船摇着橹缓缓划过,水汽混着青苔的淡淡腥气扑在脸上。屋檐滴水,浙浙沥沥落在天井,是童年最熟悉的声响。可时代的浪潮无情,转瞬便卷走了安稳岁月。稚童单薄的身影,终究抵不过荒年的凛冽,坠入命运无边的沧海。

这片海,是众生挣扎求生的苦海。翻涌的从不是澄澈碧波,是腹中空空的饥寒窘迫,是骨肉离散的彻骨痛楚,是年幼生命无处安放的惶惑无助。那些不过四五岁、六七岁的孩童,袖口磨起毛边,小脸饿得蜡黄,眼眸还盛着未经世事的童真,却早早尝尽别离之苦、漂泊之难。他们像海面无根无依的浮萍,在时代风浪里轻轻摇晃。有的孩子手里紧紧攥着亲人留下的半块旧帕子,没有归途,没有港湾,眼底心间只剩望不到尽头的迷茫。

大海的辽阔,在苦难岁月里化作极致的孤寂。一眼无垠的烟波,隔绝了烟火温暖,阻断了生机希望。火车咣当咣当向北驶去,车窗外面的风景一点点改变,水田变成旱地,绿树换成连绵荒草。孩子们贴在水冷的玻璃上,往后望,故乡越来越远。无数弱小的生命,在岁月浮沉中独自蜷缩、独自坚持,小小的肩膀,过早扛起了命运的重量。

就在苦海茫茫、前路无光之时,千里之外的塞北草原,悄然扬起了温柔的风帆。苍茫北国,千里沃野,绿草连天,长风浩荡。这片世人眼中辽阔苍凉、风沙常至的土地,藏着世间最纯粹、最博大的善意,向着江南苦海的数千孩童,全然敞开了温暖怀抱。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安排下,一场跨越南北千里、翻越万水千山的温柔奔赴就此开启。三千江南孤儿,含泪告别烟雨故土,告别熟悉的流水街巷,乘着时代的善意,奔赴辽阔草原,奔赴一场素来谋面的救赎与新生。这便是镌刻在共和国峥嵘岁月里,最温柔、最动人、最滚烫的民族佳话——三千孤儿入内蒙。

世人皆知大海壮阔,吞吐日月、容纳百川,却不知草原的辽阔,足以抚平世间所有伤痕,容纳人间所有苦难与温柔。如果说大海代表着漂泊、离别、沧桑与未知,那么草原便象征着接纳、治愈、包容与新生。海有惊涛骇浪,有暗流汹涌,有阴晴不定的风雨坎坷;而草原永远长风和煦,绿草葳蕤,以坦荡无垠的姿态,用博大的胸怀接纳并抚平岁月刻下的每一道伤痕。

八月的草原,是人间最澄澈温柔的模样。千里碧野一望无垠地铺展向天际,萋萋芳草缀满细



小院之内,两棵国槐亭亭而立。每到盛夏时节,细碎的槐蕊便昼夜簌簌飘零,一夜晓风过后,青砖地面便覆上一层浅浅鹅黄,一场悄无声息的槐花雨,便落在了自家院落。

清晨推开房门,满目皆是零落的小花,星星点点铺满方砖,如同大地铺开一卷淡金色的诗笺。微风掠过树冠,又有串串槐花悠悠扬扬飘坠,一缕清浅幽香漫溢开来。这香气不浓不烈,含蓄内敛,不似繁花争艳的扑鼻芬芳,淡淡的,丝丝缕缕,浸润院落的每一寸角落。于是,晨起清扫槐花落,便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功课。

一把竹帚在手,沙沙扫过地砖,满地槐蕊聚拢成小小的花堆。在外人眼里,满地落英是麻烦,是徒增的劳作,花开便该常驻枝头,凋零



车过南天门右拐,沿着水泥路前行两公里,我们便来到了扼守南天门的天门峰。

七月的南天门,山野里醞得撼人心魄,夏季那丰盈的绿色顺着山势漫溢,由近及远,那色彩由浓绿变翠绿,再向淡绿逐层过渡。傍晚前的太阳在移动的云层中穿行,不时露出灿烂的笑脸,金辉洒向远远近近的山峦、沟壑。可能是刚下过雨的缘故,空气湿漉漉的,植物香味也是湿漉漉的,赖在我的鼻腔内久久不愿散去。

南天门是和林格尔县城城镇与黑老夭乡的分水岭,也是两乡镇的必经之地,面积达30万亩的南天门林场主体部分也在这里。因此,当我

海的尽头是草原

●姜子家



■洋子 摄

碎野花,淡紫、嫩黄、雪白的小花星星点点,藏在层层绿草之间。脚踩上去,青草柔软地没过脚踝。清冽长风卷着草木清香与淡淡的奶香,缓缓掠过广袤大地。穹顶高远,白云低悬,慢悠悠飘过蔚蓝天空。远处牧歌悠扬,婉转绵长,牛羊三三两两漫步在绿毯之上,低头啃食嫩草。蒙古包的烟囱升起一缕淡白炊烟,缓缓上升,慢慢消散在晚风之中。空气干爽,日光慷慨洒落,晒在皮肤上,带着融融暖意。

这片看似粗犷苍茫的北国土地,藏着最细腻、最质朴的温情。草原上的牧民,一生逐草而居、逐水而牧。清晨伴着马嘶起身,日暮赶着牛羊归圈,日日与长风为伴、与草木相依,心性质朴纯粹、宽厚善良。他们未曾见过江南的烟雨繁华,小桥流水,未曾体验过水乡的温婉雅致,却深知生活疾苦、懂得人间不易,始终未曾蓄心底半分善意。

千里奔赴而来的孩子们,带着江南水乡的温润眉眼,带着软糯陌生的乡音,带着水土、语言、习俗的重重障碍,带着心底尚未愈合的创伤,骤然闯入这片辽阔苍茫的草原。初至之时,他们局促又胆怯。一望无际的原野望不见边际,没有江南连绵屋舍,空旷让人心头发慌。他们闻不惯奶食气息,适应不了昼夜悬殊的温差,冷风一吹,便不由得裹紧单薄衣衫。

白日里,他们紧靠小小的衣角,怯生生躲在蒙古包毡帘后面,默默地打量着陌生天地;深夜里,常常从睡梦中惊醒,眼角还挂着泪痕,小声呢喃着听不懂的江南乡音。梦里是流水与雨巷,醒来只有帐篷外掠过的风声,心底满是疏离、惶恐与不安。可草原上的人们,从未有过半分芥蒂与敷衍,没有一丝嫌弃与疏离。他们将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孤儿,都视作苍天馈赠的珍宝,视作自己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倾尽所有温柔呵护。

世间所有辽阔的奔赴,终是温柔的归处。淳朴的额吉们本就清贫度日,木桶里的奶豆腐、炒米本就不多,却总是先舀出来喂给孩子。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掌,轻轻托住孩子瘦小的下巴,一勺一勺,耐心哄着进食,一点点暖热他们饥寒已久的小小身躯。寒夜草原气温骤降,毡包里只烧着微弱牛粪火。孩子们常常因惊惧哭闹不

止,额吉便掀开厚厚的羊毛被褥,把冰凉的小身子紧紧搂进怀里,宽大的蒙古袍裹住孩子,手掌轻轻拍打后背,嘴里哼着低沉绵长的摇篮曲。晨光微亮,毡房外草叶凝着露水,额吉便拉着孩子们的小手,指着天上流云,一字一句教他们简单的话语,教他们辨认草原上的花草牛羊。

憨厚的阿爸策马驰骋在草原之上,为这群异乡孩童守护一方安稳无虞的天地。他的手掌粗粝,布满皴绳磨出的厚茧。他不善言辞,很少说温情话语。闲暇时,阿爸弯腰把孩子举上马背,一手稳稳扶着孩童的腰,慢慢缓步前行。用草原人独有的坦荡坚毅,教会孩子们勇敢直面生活的风雨苦难,教会他们坚韧、善良与担当。

南北地域的差异、语言沟通的隔阂、生活习性的迥异,心底深藏的戒备,都在日复一日的细碎温柔里,悄然消融、尽数褪去。没有轰轰烈烈的话语,没有刻意煽情的告白。清晨一碗温热奶茶,傍晚一块香甜奶食,雨雪天披紧身上的厚袍,病痛时彻夜守在身旁。三餐四季的悉心照料,岁岁年年的不离不弃,最朴素的烟火温情,慢慢治愈了孩子们满身的漂泊伤痕。

草原从不会言语,却以无声的包容,诠释着大爱无疆。它接纳所有颠沛流离的生命,包容所有破碎不堪的过往,治愈所有世间寒凉伤痛。那些曾在苦海里浮沉挣扎的孩子,那些被命运辜负、被岁月遗弃的小小灵魂,终于在这片温热的草原上,稳稳扎下属于自己的根系。

他们慢慢褪去漂泊半生的怯懦惶恐,彻底告别沧海之上的孤冷惶惑。赤脚奔跑在无边草甸,学会迎着长风放声歌唱,学会辨认天上星辰。在浩荡长风与萋萋绿草间慢慢长大,在袅袅炊烟与悠扬牧歌里渐渐成熟。江南烟雨的朦胧记忆,悄悄沉淀于心底,化作温柔的过往;而草原的坦荡风骨、纯粹温情,早已丝丝缕缕融入血脉,成为一生的底色。

世人总爱追逐山海远方,以为苍茫大海藏着终极救赎与毕生希望,却不知海的尽头,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彼岸烟火,而是草原沉淀岁月的辽阔温柔。大海是命运里的波澜跌宕,是人生的风雨浮沉,是每个人必经的坎坷前路;而草原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是人间赤诚纯粹的善意,是风雨落定后最安稳和温暖的归途。

人生亦是如此,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跨越命运的沧海,翻越岁月的山峦,历经迷茫、挣扎、离别与苦难,辗转浮沉,而后终会邂逅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原,邂逅不期而遇的包容、接纳、温暖与新生。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数十载光阴倏忽而过,轻轻拂过大地。当年那些懵懂怯懦、衣衫单薄的稚嫩孩童,早已在草原的滋养庇护下,褪去青涩、长大成人,深深扎根沃土,繁衍生息、薪火相传。他们从江南苦海漂泊无依的浮萍,长成草原迎风挺立的青松,带着大海风雨淬炼的坚韧心性,带着草原岁月赠予的温柔底色,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代代续写温情与希望。

那些倾尽所有、温柔守护他们长大的草原额吉与阿爸,早已青丝染霜,脊背佝偻。曾经抱过孩子的手臂日渐无力,策马的脚步渐渐迟缓,最终归于青川长风,碧草沃土。可他们倾尽一生托举的人间大爱,从未随时光消散,永远扎根辽阔草原,跨越岁月长河,生生不息,温暖长存。

回望这段被时光温柔珍藏的岁月,我们终能读懂山海之间最深邃的哲理:海是离别,是磨砺,是必经的苦难修行;草原是相逢,是治愈,是温柔的终极归宿。茫茫大海见证人间疾苦,承载岁月沧桑,让每一个生命历经风雨淬炼、愈发坚韧;无垠草原容纳世间悲凉,传递民族温情,让所有苦难过往,终有温柔回响。所谓山海可期,归途可赴,大抵便是这般模样。

这场跨越南北千里的深情奔赴,是江南与草原的温柔相拥,是各族儿女心意相通的交融。江南的温婉柔情与草原的辽阔坦荡,水乡的细腻柔软与草原的赤诚宽厚,在悠悠岁月长河里交织缠绕、相融共生,铸就一段震撼人心、流传千古的民族团结佳话。

有山水相隔,却民心相通;无血脉相连,却骨肉情深。这份超越血缘、跨越地域、不分民族的纯粹大爱,是华夏大地最动人、最温暖的底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最动人的见证。

人世间最辽阔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沧海万顷、烟波浩荡,而是人心的纯粹坦荡、无私善良;最磅礴有力的力量,从来不是波澜壮阔、惊天动地,而是润物无声的温柔坚守、岁岁如初的真诚守护。大海再辽阔汹涌,终有风浪平息、潮落归静之时;岁月再寒凉薄情,终有温情抵达、治愈人心一刻。

所有颠沛流离的坎坷过往,所有历经沧桑的苦难岁月,所有跨越山海的赤诚奔赴,终会穿越风雨,抵达温柔彼岸。苦的尽头,是甜蜜;漂泊的尽头,是心安;海的尽头,是草原。

如今,浩荡长风依旧岁岁吹过草原,萋萋绿草年年枯荣往复。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赤诚温柔、无私大爱,从未被时光尘封、被岁月冲淡。每当长风漫过千里碧野,掠过层层芳草,便是岁月在轻轻诉说过往的温情与赤诚。

人生纵有沧海万顷、风雨浮沉,纵有前路迷茫、世事坎坷,只要心怀善意、彼此温暖,坚毅勇敢跨越迷茫与苦难,终会懂得:所有苦难皆有回甘,所有漂泊皆有归途,所有山海皆有温柔尽头。

海的尽头是草原,苦难的尽头是新生,相逢的尽头是永恒。这片无垠辽阔的草原,收纳了半生岁月沧桑,承载着跨越民族的人间大爱,镌刻着山河同心的民族温情。它默默告诉世人:华夏大地从无南北相隔,山河万里皆是故土,五湖四海皆为家人。

沧海翻涌不息,草原岁岁长青。山海相依,温情永续,这便是人间最动人的山河万里,便是中华民族最绵长温热、生生不息的岁月荣光。



大青山山巅风

(外二首)

●高培堂

草原风掠过肩头
携来白云的碎片
吹散了额角的汗
也吹散了踟蹰的杂念
脚下群峰矮成青色的褶皱
眼底的天
蓝得没有一丝界限

风在耳畔低语
向上的路从无平坦
跌倒时
碎石亦是垫高的阶沿
当你伫立在大青山山巅
指尖接住草原风
方知攀登
从不是为了俯瞰人间

登山

不要在山脚徘徊
悠闲地把青城回望
不要仰视峰顶的身影
只把美慕酿成一声轻叹
更不要瞥见攀登失足的刹那
便让胆怯锁住双脚 不敢向前

来吧 来吧
既然已站在大青山的面前
就该下定决心挺起胸膛——登攀

唯有攀上峰顶
才会感到心胸豁然舒展
目光怎样刺破层云天
视野格外辽远
只因
群山连绵
望不断阴山山脉的边界
山外 永远有更高的山

幻想

少年的幻想
是一座辽阔的港湾
停泊着各种各样未启锚的船
帆桅沾满大召檐角的霜
舷边是荡着对故乡青城的眷恋

风从草原奔来
卷起绿浪万千
浪尖托着少年的莽撞与疯癫
不问彼岸藏在哪个云影里
只管把桅杆
指向云海深处的青翠苍然

颂“八一”

●戴武光

南昌枪声动九域,
人民武装御风来;
燎原星火摧旧制,
浴血钢刀筑新台;
万里长征军魂壮,
半岛亮剑一拳开;
三军豪迈驱敌寇,
浩荡歌声鸣天霁。

二

风雨兼程九九载,
万水千山梦萦怀;
御侵敌铸铁丰碑,
救难维和诠大爱;
只顾着欣赏那雾从南天门涌过,看着周围山峰藏进一场无声的梦里。是的,那流动的雾,早已成了我心里的一幅画,画里有山的沉默,有雾的灵动,还有隐在森林中百姓数十年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而这,正是浓雾升腾的源头所在。

幻的情境中,山是淡的,树是虚的,只有南天门两侧的山石还留着清晰的轮廓,像天地间敞开的一扇大门。

浓雾过后,便是薄雾。随着雾气的流动、太阳光的变幻,山巅的边缘部分也镀上了暖爱的金色。南天门的雾是山的呼吸,是茂密的林海写给人间的信。此时此刻,我竟觉得自己正立在天地的交界,前一刻还是人间烟火,后一刻便融入了缥缈的仙境。

此刻,雾开始慢慢消散,像拉开一层遮着山林的薄纱。先是山尖露了出来,接着是半山腰的树林,最后是我脚下的野草野花。我们身上的衣服早已被雾打湿,却丝毫没察觉,只顾着欣赏那雾从南天门涌过,看着周围山峰藏进一场无声的梦里。是的,那流动的雾,早已成了我心里的一幅画,画里有山的沉默,有雾的灵动,还有隐在森林中百姓数十年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而这,正是浓雾升腾的源头所在。

小院槐雨悟尘心

●王占义

便是遗憾。可于我,扫落槐,不是负担,而是一场和时节的相逢,是烟火日常里独有的修行。花开是馈赠,花落亦是成全;世间万物,盛有盛的风华,落有落的境界。

一帚一拂之间,扫帚摩擦砖石的声响,树叶婆娑的轻响,交织成小院最朴素的晨曲。鼻尖萦绕淡淡槐香,身心慢慢沉静下来,尘世的纷扰、心头的浮躁,都在这慢节奏的劳作当中缓缓消解。我们总向往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幸福往往藏在身边重复的小事之中。真正的安宁,不是远离劳作,而是于劳作之中安放本心。

国槐不同于春日芬芳四溢的洋槐。它不喧哗、不夺目,热热闹闹悄然绽放,从从容容坦然谢幕。花开之时,满树繁英,不求世人赞颂;

凋零之际,归于泥土,毫无眷恋悲戚。花从枝头坠落,不是生命的衰败,而是轮回的闭环。繁华散尽,养分回归大地,来岁方能再度满树芳华。人生何尝不是这般道理,有高光盛放,便要有从容退场,只贪恋盛开的绚烂,便读不懂凋零的智慧。只懂欣赏花开的人,只看见了一半风景;读懂花落,才算读懂完整的人生。

两棵槐树,岁岁年年,见证小院朝暮。年年盛夏,槐花如雨,我年年晨起清扫。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活计,看似枯燥,实则是在草木枯荣里参悟世事。人这一生,很多美好,都伴随着细碎的“麻烦”而来:享受一树繁花,就要接纳一地落英;向往岁月静好,就要承担烟火琐碎。没有毫无代价的美好,世间万事,得失

相伴,取舍相生。接纳事物的不完美,方能接住生活全部的温柔。

扫起一地槐蕊,看着小小的花朵聚成堆,而后归于尘土,心中并无伤春悲秋的怅惘。花落不是惋惜,是盛夏写给小院的箴言。不必追随着时光挽留盛开,顺应时序,接纳起落,便是通透。顺草木时序,安人间起落,便是俗世最大的幸福。

身居小院,与两株国槐朝夕相伴。晨起扫落花,闲时闻槐香,于寻常劳作里观物悟道。轰轰烈烈是人生,安于烟火,于一帚一扫之间感悟草木哲理,同样是丰盈的境界。幸福从不是避开琐碎,而是于琐碎劳作之中,寻得内心的清欢与豁达。小院方寸,草木无言,却道尽万千人生。

“快看,还有几团浓雾飘过来了。”朋友回过头来,又指着东部几座山峦说道。是的,这几团浓雾不紧不慢地漫上来,贴着林梢游走,将山峦半山腰以上部分渐渐遮住,同时把墨绿的松林染成了水墨画里晕染开的淡影。这几团浓雾走走停停飘过几个山头,逐步飘到了我所站立的地方,南边原本清晰的天际线渐渐模糊,原本浓绿的松林只留下深浅不一的色块,高耸的山头仿佛一艘航船,正乘风破浪,直奔东方。不过几分钟,这团浓雾便带着湿润的草木气息,从我的脚下滑过,飘向西边那绿森森的苍茫。接着,又有几团云雾已然在盆地内生

南天门的雾

●吴欣

们登上天门峰,周边连绵的山峦仿佛一块块巨大的翡翠,从脚下向四周绵延而去。南天门隘口,风从东而西穿过天门,带着山里特有的清冽。极目远眺,黛色的山岭层叠着铺向天际,山坳里的白桦林闪着碎银般的光。脚下,高山特有的植物郁郁葱葱,其间夹杂着一些野花,黄、紫、白、粉、红,五彩斑斓,星星点点,令人怜爱。

就在我们欣赏高山美景之时,朋友突然惊叫道:“看呀,起雾啦!”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只见从东部黑老夭盆地,蓦然腾起一团团云雾,并且随风向西飘来。渐近南天门隘口,其中的一团浓雾被风扯成一条带,快速逼近山口,几乎是贴着隘口石壁疾速通过,直奔西侧

巨壑。

“快看,还有几团浓雾飘过来了。”朋友回过头来,又指着东部几座山峦说道。是的,这几团浓雾不紧不慢地漫上来,贴着林梢游走,将山峦半山腰以上部分渐渐遮住,同时把墨绿的松林染成了水墨画里晕染开的淡影。这几团浓雾走走停停飘过几个山头,逐步飘到了我所站立的地方,南边原本清晰的天际线渐渐模糊,原本浓绿的松林只留下深浅不一的色块,高耸的山头仿佛一艘航船,正乘风破浪,直奔东方。不过几分钟,这团浓雾便带着湿润的草木气息,从我的脚下滑过,飘向西边那绿森森的苍茫。接着,又有几团云雾已然在盆地内生

成,正向我们所在的山巅飘来。

是的,这雾来得悠然,走得从容。它不似平原上的雾那样厚重黏稠,倒像一群嬉戏的孩子,顺着山势沟谷翻涌,遇着松林就钻进去,在枝叶间缠缠绕绕,摇晃着松针上的露珠;遇着巨石就漫过去,在石面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水汽,甚至把我也托到了云雾之上,赋予了些许仙气。

南天门的雾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数十年来,南天门林场以及周边农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以坚韧的毅力绿化了曾经光秃秃的群山,植被覆盖度不断增加。今天的黑老夭盆地,宛若巨龙吞云吐雾,将一团团白色的雾奉献给群山密林。在这样如梦似